

DAO YU BU DAO

董云川◎著

道與不道

云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之知同夢夢境。夫世想無余一直居不者一日之全
居也。一睡夢見原野。非師大會。夢生言之盡。志向高
遠。互表。欣美。一派繁榮氣象。因會前小的。至壯。災。膽
故。心吐。與言。禱。祇想。立有。限的。免。生。才。有。是。於。嘉。林
有。名。生。態。和。諧。做。一。點。點。夢。的。活。計。動。物。們。開。言。先

時代的訊息。總是發生於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即高
等教育的大敘事。以及大孩子運行的角色。物。結。不
能。解。決。這。主。教。育。生。活。的。點。商。師。徒。相。遇。是。買。世。的
緣。分。一。主。道。漸。地。你。若。現。你。的。心。胸。越。來。越。敞。開。

道与不道

董云川◎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与不道 / 董云川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8 (2017.3重印)

ISBN 978-7-222-15053-9

I. ①道… II. ①董… III. ①高等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0810号

出 品 人: 胡 平

项目策划: 冯 琰

责任编辑: 冯 琰

解彩群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李慧姗

责任印制: 马文杰

道与不道

董云川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23000册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5053-9

定价 42.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道與不道

目录

上篇：一目了然 // 001

可怜的人文学术 // 003

教育学，想说爱你不容易 // 009

画外之音 // 014

“教”“育”与德行养成 // 016

片段中永生 // 022

“有而不在”的大学精神 // 026

寂寞者谈 // 031

相同的概念与不同的语义 // 035

学刊、学者、学品 // 043

生命力·色彩感·对话体 // 047

教育评估的边界理性 // 053

什么是“对”的教育 // 069

如果大学还有梦 // 072

中篇：师徒相遇 // 077

2012：末世新年之寄语 // 079

道與不道

目录

2013：不得不说的啰唆话 // 094

2014：现象与真相 // 108

2015：千万别“失联” // 125

2016：做个有格调的人 // 142

下篇：当精神化入墨迹 // 159

群贤墨印——释心源、劳伟、欧阳万里、陈洪捷、钟波等 // 162

硬笔留痕——笄远祥 // 188

跋 //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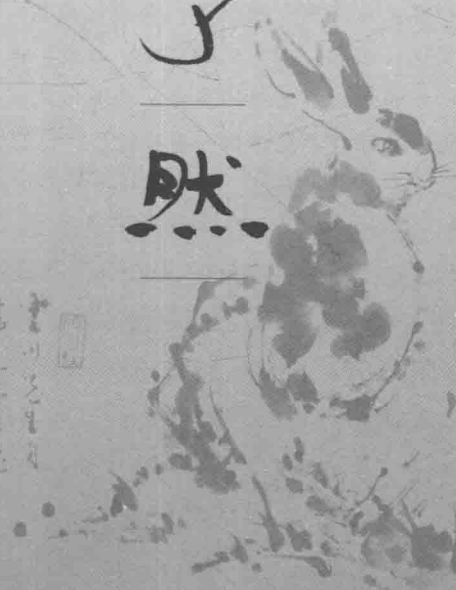
上篇

一

目

了

然



書川先生月
瑞 電月花
其 庭味
致 歸遠
書生五月
無 得
有 性
私 人
如 生
不 好
萬 年
記

庄周梦蝶，黑老兔也想。无奈一直梦不着。

一日白昼，居然入睡，梦见原野誓师大会。众生言之凿凿，志向高远，互表钦美，一派繁荣气象。因会前小酌，酒壮兔胆，故小吐真言，称只想在有限的兔生中奔走于丛林间为生态和谐做一点点启蒙的活计。动物们闻言，先后发言批评帮助：

大象说：谁需要启蒙？狮子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老虎说：你懂个屁！乌鸦说：启不启蒙有啥子区别？牛说：为什么要启蒙？羊说：启蒙？我才不要呢！大白兔说：启蒙？我们比你懂。狐狸说：我不想说而已……鹰说：不自量力。猪说：那是过去的事情，如今没必要。马说：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秃鹫说：不识时务的家伙。狼说：启蒙？哼。猫说：有没有专项经费？狗说：启蒙？带上我吧！熊说：启蒙？呵呵！鹦鹉说：启蒙？呸！

云间隐约飘来老聃的声音：不笑不足以有道。

陡然梦醒，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可怜的人文学术

假如有一部人文巨著这样写成：由黑格尔牵头申报重大招标课题，尼采第一章，福柯第二章，罗素第三章，跨国研究团队再邀约东方代表奥修、中国专家胡适分别完成两个子课题，然后请某个国家领导人亲自题词出版。

假如有一部史诗这样铸就：由曹雪芹牵头组建联合攻关创作班子，惠特曼第一篇，李白第二篇，雪莱第三篇，印度泰戈尔断后完成终结篇，然后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人亲自作序发行。

假如有一部旷世交响乐这样谱曲：由贝多芬牵头延揽一流创新团队，莫扎特第一乐章，勃拉姆斯第二乐章，德沃夏克第三乐章，马勒第四乐章，然后请某大国文化部长亲自指挥演出。

结果将会如何？

众口一声：荒谬绝伦，绝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艺术不是技术！前者无法采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对思想要素的价值做分解、甄别或评判；而后者断不能倚靠技术的精准数据对创作表达的演绎方式和效果做选择、筛查或定调。这个道理似乎世人皆知，但是群众皆然，众人拾柴，行动屡屡反其道而趋之若鹜，以致蔚然成

风。这种让人忍俊不禁又如鲠在喉的现象居然在不经意之间席卷了整个人文学术圈，致使人文学者们晕头转向、不辨东西，结果要么像无头苍蝇一样隔着玻璃咏叹窗外的广阔天地，徒劳牺牲；要么明辨时务积极献身于以上例举之全新人文学术研究范式，跻身俊杰。在滚滚向前的学术洪流之中，人文工作者也及时喊出了“一流”的口号，人文学术也要争先恐后，人文学科也要上档次、面向国际、做现代化建设改良，大家都热血沸腾，急不可耐。问题是我们该朝向哪里发力拼搏，才能够栖身于“一流”行列，而不致沦为二流、三流呢？

一流的人文世界长啥样，谁是一流的人文学者？如果不求善解，大家都自得其乐；一旦较真，势必疑兵疑阵、迷雾重重。首先，谁能够断言什么是“对”的诗，什么是“对”的画，什么是“对”的旋律？接下来，什么是“好”读的文字，什么是“好”看的构图，什么是“好”听的旋律？当这些基本问题都被回避搁置下来之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谁来认可追随，谁在袖手旁观，谁会捧场拥趸，谁肯前赴后继，谁又能指点迷津？

具体到高等教育层面，一流的人文学科何以甄别——是人手最多，项目最实，级别最高，课题最大，车马费最丰，笔墨纸砚最厚，装备最强，场地最阔绰，研究报告最受青睐，还是获奖成果最盛？当这一切都丰满俱足之后，所谓的学科平台到底会留住什么样的人才呢——是司马迁还是王羲之，是托马斯·摩尔还是维特根斯坦，是陶渊明还是陆放翁，是莫扎特还是瓦格纳，是朱熹还是王阳明，是梵高还是毕加索，是卢梭还是萨特，是王国维还是梁启超？如果学术历史上的旷世奇才都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愿“尽入彀中”的话，人文成就的里程碑上

居然还闪过过二十世纪的康有为、鲁迅或二十一世纪的王小波、莫言，无疑是个偶然的疏漏了。

纵观人文发展史，杰出的人文症候无非丰富的思想源泉、超凡脱俗的原创作品，以及奇才怪杰的创新举动！时至今日，一般而言，人文学术的直接动机分别源自于三个角度：其一，是工作考核的指标及其压力；其二，是丰厚奖金的回报及其动力；其三，是职场升迁的诱惑及其吸引力。无论承认与否，当下的许多人似乎都更愿意选择性地去接受看得见的驱动要素和影响因子。

其实，继续刨根问底的话，猎奇、好玩、刺激、过瘾、启蒙、救赎，才是人文学术进步发展的真正动机。而起心动念之后，孵化的机缘紧随而至。或者是茶道之安静，或者是酒道之豪气，或者是对众生的关切和悲悯，或者是心有戚戚并惺惺相惜，或者是志同道合与价值共振。种种机缘和合，孕育出人文风韵，继而实现流光溢彩、气干霄汉的灿烂局面。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茶道”广告盛行，但茶道本真匮乏的时代，品茶忽悠无非为了卖茶而已；与此同时，已然成为一个高声喧哗“酒道”，但了无酒道豪情的时代，借酒助兴无非为了协议成交而已！

那么，人文学术之“对”与“好”，以至于“精”与“妙”，又将如何表征呢？愚以为，人文，可以卓越，无法一流。以下词汇当属典型且绕不开的属性——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出类拔萃、异彩纷呈、个性张扬，但是问题接踵而至，不群者谁来慧识，脱俗者谁来加持，拔萃者何处避险，张扬者又何以双赢而全身？

人文之精妙绝伦，无论是诗歌文学，还是绘画音韵，断

不能用静态的指标加以度量，也不能靠集体投票，概不能随意复制再造，更谈不上规模化建设。然而，即便如此，人文学术并非没有组合，只是不认可外力推动的组合；文化史实表明，

“文人相轻”亦非常态，绝非必然。高山流水，知音相随，古今中外佳话连连。唯有创建良好的文化生境，人文学者及其学术生活才可以渐入佳境，达成相互欣赏、彼此塑造、美美与共、高山仰止、各美其美之境地！

基于这样的认识，接下来就有资格来议论人文学科繁荣的前提了。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只要吃得饱饭、买得起笔墨、品得起茶、喝得起酒，灵感和思想就没有理由中止停息。有没有高端的课题立项支持其实并不是重点，而提升到理性层面，人文学术的发生发展，离不了开放的文教制度、自由的思想空间、多元的价值格局。开放贤明才有自主发展，空间足够才能左右驰骋，格局大气才会推陈出新。对学问的艰辛求索是学者的天职，而学问的天地舞台之创建却体现了政府的明智选择。学者的思辨求索有时候是孤独的，然而，如若有政府的理解包容，有社会民众的殷切期待，有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个体的学术举动迟早会聚合成为整体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换句话说，学术思想的存在多元而并举，良性的学术学科生长环境却少不了健康的社会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前提。

进一步辨析，人文的成就和功用无法用大小、方圆、古今、中外来简单界别，以学科的眼光来筛查评判一定绕不开三重逻辑：其一，是主客体视野及价值选择，亦即谁评判谁的问题；其二，是时间流逝的价值迁移，亦即何时做出判断的问题；其三，是空间位格的价值拓展，亦即体量大小与文化参照的问题。三重逻辑动态交互，共同作用于人文事业，无数史实

可以证明之。而当下通行的做法看来却背离了方向，因而也就很难达成和谐的人文愿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学校级别更高，学科规模更大，师资力量甚众，物质基础雄厚，科研成果扎堆，而人文成就依然轻薄的根本原因。杰出的人文学者或人文作品，实在是经不住换来换去的干部任期目标的切割，也经不起形似科学且同质化标准的打磨，更经不起学术圈内外既得利益者的评判。我相信，自然科学的成就常常出在前沿，而社会思想的成就往往出在边缘。皆因智慧往往由笃静而生，康德一生居住在小镇之中并不影响其仰望星空，庄子悠闲梦游一样写就千古奇文。人文学术，绝不会因为开了很多规格很高、规模很大的会议就可以实现繁荣，偶尔远离现代、逃离奢华、疏离闹市、亲近自然、贴近民间、接触市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可能开启丰富多彩的创作源泉，挖掘到心灵的富矿。世界复杂多变，何为国际水平？何为国内先进？较之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也许更能够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可以静心边缘，直达前沿。

人文学者当然肩负社会责任，必然需要勇敢担当。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可以自省、自觉与自强：一是局内情，始终持守主体精神，心口同一，保持本土情怀；二是局外观，永远换位思维，置身事外，旁观清醒，具有国际视野；三是底气足，绝不光说不练，正人先正己，扎根田野枝繁叶茂，后台功夫了得。唯其如此，丰富多彩的个体研究必然汇聚为气势恢宏的整体思潮，从而开创繁荣健康的学科发展局面和风气。无论是谁，教师也好，画家也罢，音乐人、诗人抑或思想者，着笔之前，请先感动自己，以激情温润墨汁，才能描绘人文画卷、刻写惊天地泣鬼神的音符或文字。缺乏灵魂的人文研究有如行尸

走肉，作品成堆无非垃圾一堆！

以上所论及的经典人文及其学科范畴，牵涉世俗文化现象却远非世俗文化所能够涵盖。但是，由于明确的回报悬在世人的眼前，丰厚的利益锁链缠绊着学者的心绪，世俗文化充斥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从二进制到二维码再到“互联网+一切”，似乎已经把人文的不确定性搞得十分确定了。至此，人文学术再向何方？我们不知所措！

“一席”网站第379位讲者坚果兄弟称：“在这个正确的社会专做各种错误的事情。”这句话说得真TMD精彩！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2016年6月）

教育学，想说爱你不容易

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不经意间，扩招的热浪如期蔓延至研究生教育的领域，于是，咱们研究院在新学年开始之际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喧嚣和繁盛景象，研究新生们如潮水般涌入，使得原来持有个别化、精英标志的研究生教育陡然步入了规模化的“班级”时代。为此，“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红楼梦》中林黛玉语）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在诚心诚意欢迎新同学加盟教育学科专业的同时，我忽然杞人忧天起来——只怕今日在你们认真而好奇的眼神当中自然呈现出来的些许探究精神会在三年之后消失殆尽！于是乎，在为你们欣喜加油之余，一股强烈的责任意识流无端升腾起来！

而当我们准备进一步深入谈到各位所选择的教育学科命运时，危机感尤其壮烈。仰视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教育改革现象，俯瞰学科领域内亦步亦趋、孜孜不倦的老师同学，根据过往的教研历史经验和自己的深切体察，我不得不说：教育学，想说爱你不容易！

为什么呢？

第一，教育学是“高尚之学”——够不着，高不可攀

沿着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进程往回搜索，我们发现，高山仰止，那些引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的智者觉者们的脚步和历程无不与教育息息相关，先知先觉们横空出世，无不以教育众生的起心动念而肇始。许多哲学家本身就是教育家，许多思想家其实也是教育家，许多科学家最后还是归类于教育家，甚至有一些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家们也或多或少扮演着教育家的角色。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罗素、杜威，从东方的释迦牟尼、孔子、朱熹，到蔡元培、胡适、南怀瑾——其行也似教育，其理也同教育！即便没有归入教育家行列，古今中外、浩瀚无边的丛林之学者至少都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教育”之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一词既与知识、科学、文化、文明、智慧相关，更与觉悟、唤醒、推动、传承与创新相关。此类人等，在道家为布道者，在佛家为布施者，在穆斯林为先知者，在基督教为献身者，在课堂里为解惑者，在学术间为拓荒者，在社会上为引领者，何其高尚！

高尚之学高不可攀，学士、硕士、博士谁人能及，助教、讲师、教授谁能胜任？

第二，教育学是“平淡之学”——少惊喜，润物无声

放眼看去，教育学缺乏新闻学之新奇，没有经济学之利润，没有影视学多彩之像，没有文学之辞藻意境，也没有历史学之跌宕起伏，没有医学之神圣，没有农学之广阔，没有心理学之鲜活，当然也没有艺术学之绚丽，更不及广告创意学之挑战……教育学内容以及教育学方法路径始终步履蹒跚且迷雾重

重，基本上枯燥无味，入得其中，首先必须遭遇理性的瓶颈。教育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而教育理论从来都是平淡冷静的，甚至文字表达都是缺少色彩的——好看的、作为准教育学读物的《爱弥儿》之类显然凤毛麟角，多数教育学教材以及著作读起来一定是要打瞌睡的，阅者不睡不足以证明其价值。这种让人读起来昏昏欲睡的功用一种是来自于纯理性的思辨，高深难测，另一种则是来自于内容的平淡，冗长流俗。莘莘学子的人生之路走到今天，基本的体验仍然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如何从单纯学生的角色转变为继续学习和研究“学习”的复合角色，从简单等待老师的教诲授予转变为对于教育授予方式的反省质疑，继而寻找更好的传习路径是大家将要面对的困难，更是绕不开的坎儿。希望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不要半途而废，还未等得穿云破雾就胎死腹中！谁能够笑到最后，谁就会笑得最好，待到山花烂漫时，谁还在丛中笑？彼时，你们也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静心修身”“宁静致远”“心如止水”“于无声处听惊雷”“平淡是真”的大境界。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教育学是“尴尬之学”——参不透，左右为难

亦可称“纠结之学”，当局者迷，旁观者更迷！理论学术之有用与无用之矛盾在教育学科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极目四望，许多教育家往往不是教育学者。换言之，我们的学科专业直接指向教育本身，而研究教育本身的人似乎很少成为教育家。这难道是重“术”而轻“道”的结果吗？其次，当今的教育学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现实与理想渐行渐远，理论探究遭遇制度屏障，“现代教育制度”的概念内涵在不经意

间彻头彻尾演变为“现在教育制度”的事实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推论与结果诉求主动与功利目标预设相勾结，狼狈为奸，

“可行性”研究报告常常不得不写成“可批性”研究报告。教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游戏规则已为秃头上的虱子，尽人皆知。

适者生存的逻辑已被教育系统上下左右贯彻执行，“集体无意识”成为史上最为主流的知识分子生活样态。厅长、局长、校长、处长们常常要求教研人员创新出招，但所支招数往往力不

从心、遥不可及，抑或鞭长莫及、声东击西，因为现代学校的发展已经远离文化逻辑而心甘情愿臣服于、服务于行政逻辑和

市场逻辑。不该合并的学校偏要合并，不该交叉的学科偏要交叉，不能布点的专业非要布点，不能够评审的项目非要评审，

不能够排序的指标偏要排序，不能够考核的内容非要考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深谙教育规律的研究者不得不运用并不熟悉的政治经济规则为教育决策者量身定做所谓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以及相应的实施方案，真真切切勉为其难了。现实中，作为“研究者”的教育学人与作为“干部”的校内外管理者，

目标诉求不同，行动路径不同，的确很难殊途同归。识时务者为俊杰吗？非也！识时务者容易随波逐流，容易得近利而

致远忧，迟早沦为“过客”，本质上容易违背教育长长的育人周期与痴痴的科学等待。“过客”之作为方式怎么会与理想者的

作为所见略同呢？殊途是必然，同归是偶然！献身教育学科

的同学们啊，对于教育这种润物无声、并不外显其功效的事业而言，只有理想，也许没有用，但是缺乏理想，肯定没有用！

“无用之大用”的理想自东方的老庄、释迦，西方的尼采、海德格尔以来，时至现代化的今日，谁能明了？谁能兑现？布衣

智慧者几近能及，贵族哲学家大概能辩，而沉溺于物化游戏的